

哦，我的坏女孩

目 录

哦,我的坏女孩	1
我家老郑	14
四弟的绿庄园	32
表哥驾到	49
等她到明天	55
友情	61
告别裔凡	68
男丁传奇	84
担惊的滋味	106
戏院风云	119
梦想成真	133
女老师严萍萍	146

神秘邮箱	166
什么是最大的伤害	179
心香 · 可人	206



哦,我的坏女孩

一个平时木讷的人突然滔滔不绝,那必是内心积满了话。美妮生日前夕,我对她大说堤的坏话,怨他太喜欢让人捧着他以及他的亲朋好友。美妮将16岁的身体扭来扭去,抓耳挠腮,显然毫无兴趣。待我说到某个段落,她出其不意地说:“让田力来参加生日聚餐!”

就那么无礼地打断我的话。

我沉默着,心里想着不能妥协。田力跟她同龄,就住三楼,品行毫不出色,况且,我不喜欢她那么决断、蛮横!

美妮生日的当天中午,我在水果铺碰上田力,不由大吃一惊:那个喜欢装鬼、在走廊里持短棍恶狠狠敲击的家伙变了,成了个颈脖颀长眼睛漂亮又滑稽的英俊少年。他正买高价苹果,将一张大面值钞票扔过去,扔得潇洒。

人对人的好感有时说来就来,让人措手不及。我跑回去说田力被获准了,美妮难得地笑一笑。我忙着弄一个什锦冷盘,堤追着香味跑来,说何必那么丰盛,足够款待一个炮兵班。我说16岁的男孩胃像小狼,他开玩笑地



• 哦,我的坏女孩 •

说,最好准备一杆猎枪。美妮兴奋了,说这话精彩。

“要不要请老祖母他们?”提问。

老祖母夫妇是我们的邻居,他们垂暮阶段对人的爱总令我想到冬日里的白阳光。他们年近八十,一天天缩小,但却爱护强壮的我们。

“不请。”美妮说,“那会扫兴的,生日里想到有朝一日会衰老。”

我们互相看了看,说至少她应该亲自去送生日蛋糕。她愤愤不平,仿佛那对老人平素没有热诚地爱护她。

“多事佬!”她嘀咕着,把蛋糕盒子弄得扑扑响,“真想冲出你们的牢笼!”

美妮是我远亲,借读在上海,无处栖身。我们留她住这儿,起初还怕其有寄居或被收留的拘束感,哪知她一来就像个落难公主,总是挑三拣四。

问她是否想念远在新疆的父母,她眼一横,说想念妈妈侦探似地拆她的私人信,更想念爸爸新疆派头臭烘烘的大脚……

门被美妮关得山响,我不由一阵心凉:可怕,她只爱自己。

生日聚餐糟透了,是让美妮亲手搅坏的。



下午6时,田力准时来敲门,他穿了件骑士衫,新新的,却忘了梳整头发。门一开,他在一脚踏进的同时,就摸出了礼物:一只红透了的苹果和一块扁扁的简易电子表。

“没想到你会带礼物。”美妮说,一把接过。

我们往桌上端菜,寿星却在那儿拆开了那块表,“哦,塑料机芯的。”田力站在一旁,有点无地自容。

堤说:“田力,是不是如今的女孩都像美妮那样?”

田力舒口气:“我们班有些女生还算文静……别的班谁搞得清!”

美妮高高翘起樱红的嘴唇,说那些文文静静的女生智商平平,没眼力的男生才赞赏她们。

田力太阳穴上有根筋在跳,这年龄的男孩会感觉世界窄小,容不下他博大的自尊。

“这个垫圈装反了!”田力泄私愤地吼!

“我喜欢这么装!”美妮脸通红。

“真笨!”田力轻松了,男人气地打个响指。

美妮轰隆隆推开机芯:“太粗鲁了,打响指。”

争吵就这么开始:凶得吃人。别夸张,语法错了。人家真心祝你生日好。别自吹自擂。你不识好人心。好人心还送大苹果?嫌我还不够胖……



• 哦,我的坏女孩 •

田力靠在墙上磨蹭了半分钟,突然掉头就跑。我追出去。他冷冷地说:“友谊告终了。”

他扬长而去,肩耸得平平的。

晚餐冷场。堤低头吃他的,美妮缓缓地自言自语道:“今天是13号,不吉利……”

夜深了,美妮还占据着离门近的沙发,走廊上一有风吹草动,她就奔去开门。

可田力不会再来。

她叹了口气,“他真笨,当真生气了!”

在她眼里友谊像一张软纸,揉来揉去都揉不破,透明而绵长;然而她的田力却用男派的铁石心肠将它一撕为二。他说过“告终”二字。

我隐约为美妮感到凄冷。

美妮接连闷了几日,下巴逐日尖削。直到收到电报,她母亲要来沪治病,她才淡忘那事。

当晚,美妮的母亲到了。母女相见,美妮只含含糊糊笑笑,就躲开去。

美妮的母亲是当年的支边青年,与我同辈,但她那宽大的旧衣服以及黄糙的手却像个旧式老大娘,笑也笑得辛酸,牙也坏了。



我跟堤躲到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。让她们母女亲近。我们乘末班车回家，旋开门大吃一惊，美妮的母亲独坐灯下。

“她呢？”

当母亲的凄楚地一笑：“在小屋，敲不开门。”

我拼命敲门。她开了门，埋头拆那电子表，脸上居然泪痕斑斑。

我以为她又小心眼作怪，至今记挂母亲曾拆私信。不料，她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她是假冒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去看看她右胳膊上有没有黑痣。我妈妈好像跟她不像。”

她竟会与生母疏淡到如此地步，情感方面她像个幼儿，才一年不见，就忘掉了母亲厚爱。

我让她别胡思乱想，夜里回忆在新疆的情景，想想那儿的的风，家里的墙和门，还有甜腻的哈密瓜。

她小声顶撞道：“我只思考未来的事，只有老祖母才总提过去。”

早上，她红肿着眼用肩膀碰碰我，说：“别去找痣了，她是我妈。”

我望着她。



· 哦,我的坏女孩 ·

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味,她嗅到妈身上有股野荸荠味,就想起以前也嗅到过。

我说她有猎狗才有的特异功能。

“我真的与众不同吗?”她说,“真高兴。”

美妮的母亲是来沪治病的,得了种可怕的病:浑身骨头疼,有一条腿疼得不能落地。她暂住我家,等待医院的空床位。

那些天美妮正在复习,准备大考。可目光涣散,常常倚着窗呆呆地看着冷冷清清的弄口。问她,就说缺少动力。有一次她突然提到田力,说有次碰到他,两个人形同陌路人。我挨近她,感到她的背部散发灼热的气息。

“我恨他!”她说,“像被他抛弃了!”

“真的恨?”

“不算太真。”她说,“跟他好时他倒不起眼,分手了才觉得他有股硬汉子气。”

后来,美妮考完了,问及分数,兴高采烈地说过了60大关。还提议办个家庭派对,轻松轻松。

“请哪些朋友?”

“请邻居们,要年轻力壮的。”她说。

我们真地筹备家庭派对。有天早晨,我被强拽去散



步,我知道她安排了什么小计谋。

果然,刚走几步就碰上田力,他站在空地上远眺。美妮使劲推推我:“他会迪斯科!”

我走上前,问他是否在望美丽的天空。

“没觉得美。”他说,“想寻找美。”

男孩脸色发灰,像久未用心洗过。他说考完试还得无休止地温课,人人都说,只有考上大学,面包会有,还有牛奶、人民币、爱人。可是他不相信。

不知怎么,我说起十多年前我也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中学生。他又问后来呢?后来么,直驱中苏边境,扛木头,嚼雪团,几次差点死在那里,我最亲密的朋友尸骨就埋在那里。

“我喜欢。”田力说,“苦就苦个彻底——有险可冒也算不上苦。”

我说能在宁静的环境里做个正直人就是幸福,该知足了。

“那是庸人哲学。”他严肃地说,“没人不想干一番大事业。说实话,每次我看到又修成条铁路,又研制出新型飞机,心里都发急,怕别人把我要做的事抢光了。”

我哑然失笑。他恼怒地说:“你不理解,你是个女的。”



• 哦,我的坏女孩 •

“女的就目光短浅,缺乏理解能力?”我诘问。

他慌了,跟在我身后解释,说这绝非本意,前些日子去澡堂,听一帮男人贬低女人,他还想骂过去呢!

是啊,他生活在一个男人的天地里,又到了对性别敏感的年龄。能保持这样的纯真和诚意是不能指责的。

美妮呢?早逃之夭夭了。

家庭派对终于开成了,请了些邻居,包括老祖母夫妇。除了娱乐,同时还庆贺美妮的母亲在医院觅得一个床位——床位紧张得混乱了人的爱憎,送人去医生刀口也成了喜庆。

美妮打扮得像公主,我喜欢她茂盛的马尾辫,那才叫青春呢!等客人时,她问:“跟田力吵架了对吗?”

“有些小争论。”

“别恨他。”她伸过手。手背上有青春的细脉,有些忧愁地流动细细的血流。

我注意到她学会了维护另一个人。说话间,她似乎动了真情,用发粘的手指抚摸我的手背,然后害羞地把手放到背后。但那偶然闪露的情愫使我确信她的内心已贮下温存。

舞会上美妮尽情旋转。老祖父巍颤颤地邀我上场,他只会老式的布鲁斯,而且举步沉重,我只感觉跟一个老



警察在操练。偏巧那曲子又是个连曲,没完没了。

“有人找你。”美妮上场把我抢劫下来,拉到厨房,又说:“我拯救了你。”

我只会喘粗气。

“喝自来水怎样?咖啡太浓了。”她倡议道。

喝着生水,感觉细菌顺食管蜂拥而下。

“你得跟丈夫跳。”美妮说,“否则他会伤心的。”

我说也许他更希望有年轻的舞伴。

“你把男的看得太坏了。”她指责道,“他们比我们好,应该这样——我就这么认为。”

“包括田力?”

“当然。”她诚恳起来,“争吵时谁占上风是另一回事,这不是做买卖,一手来一手去。”

那女孩对异性不存偏见,有崇拜有怜悯也有体察,这令我对她刮目相看。我感觉这些天,她身上扑朔迷离的特点都如春风化雨,款款流动起来。

美妮的母亲病情恶化,需做截肢手术,这消息我几乎是整幢楼房最晚知道的。堤先于我得知,留了张纸条就急闯医院。我回来一看,也带着大难临头的惶恐奔下楼。在三楼,似乎有个声音说了句什么,我一概点头。待跑进



• 哦,我的坏女孩 •

医院才注意田力也一块来了。

手术室门口美妮跟堤在说话,见了我们她一下子泣不成声。堤告诉我们病人正在里头抢救,骨癌是确诊了,癌细胞是否扩散还要看手术情况,刚才已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。

美妮捧住脸,说预感到有灾难。

田力冷丁冒出一句:“也可能逢凶化吉! 别伤心,又没到世界末日。”

我怕两个人又吵起来,不料,美妮反而镇定下来。一个护士过来让我们别守着手术室,田力像个粗鲁男人那样抗拒着:“少 嗦! 我朋友的母亲在动大手术!”

美妮轻轻问:“还是朋友吗?”

“从来就是。”田力脱下大衣,不由分说地披在美妮肩上。大衣对于她太宽松了,披着它真像个弱女子。

堤悄悄说:“田力这小孩好起来了。”

我说别称他小孩,一个人由狭隘到宽宏有时就在一瞬间升华。堤大摇其头,说太玄了。他认为积累至关重要。

手术很晚才完成,病人已截肢,癌细胞是否扩散要观后效。病人昏迷着,脸上无一丝血色,一块白棉罩笼罩周身,腿那儿瘪瘪的。



美妮没哭喊，而是死死抓住手术车，狠命干咳，还激烈地呕吐起来。我掰她的手，抱住她，只感受她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大衣像脱壳一般滑落在地。

她呻吟道：“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！”

“放开她！”田力吼道。

美妮飞奔而去，像作最后冲刺。很快就不知去向。问田力，他恼火地说：

“你们回家吧——还她一点自由。”

那晚像妖术附身，两个人居然甘愿受这男孩调遣，穿行在冷风中回归家中。

美妮半夜摸回来，但清晨又失踪了。

我去找田力，他说有必要去大寻一通吗？然后就泰然处之地擦他的白鞋；他说风暴过去了，生活照旧平淡无奇。

“当然，这是别人的风暴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！”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，“美妮不比别人，她是朋友，还是邻居、学友——尽管我并不喜欢她，但还对她另眼相看。”

“你喜欢谁？不是美妮吗？”

“不是她。”他肯定地说，“我印象特好的女生都藏在



• 哦,我的坏女孩 •

心里,是个文静的女孩。”

我想,世上有多少男人和女人,他们没找到相互间的爱情,却结成了手足般的情谊;他们另有所爱,却也能携手共进。至于美妮,她或许已萌生爱心,可这于她有益无害。一种爱复苏了她各种的爱,使她不再贫瘠……

我急着去找美妮,田力自告奋勇用自行车带我。我们的车兜着风疾跑,去了医院、广场,又到了学校,校园内美丽的少女多如云,独独缺了美妮。我心乱如麻,田力却说过17岁生日时他准备宴请那个文静少女,也请美妮,他问我是否参加。

“别太勉强了。”我含混地说。我想起脸上的辛劳谋生的痕迹,跟他们在一道,我们确实衰老又枯燥。

终于,我们在外滩一个小公园发现了美妮,她在曲起一条腿,只用一条腿在小径上蹦跳,有好几次,她都险些仆倒在地。

“美妮!”我忽然生出种激情,想对她大叫一声,我的小女孩!

“别打扰她。”田力说,“她在体验母亲的痛苦。一定是的!”

那就是我铁石心肠的女孩吗?!她凛然单腿跳跃向前,冷风吹着她,她的腰部异常竖直。



半路上,田力突然说:“我感觉美妮喜欢你,有一次说过把你比成精神母亲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她不屑于表示,对吗?她……”田力摇摇头,老大哥一般动动嘴角:“是个谜一样的女孩,需要用心去猜。真累人!”

我静坐家中,感觉富足如国王,我有值得永恒珍惜的宝物。我想,从此不会吝惜爱和真诚,用它创造自己和美妮以及别人的幸福。



· 哦,我的坏女孩 ·

我家老郑

我们私下都称我爸为老郑。我不想掩饰自己的遗憾,想象中,我这班里的第一大个子应该配个像薛建辉家的老薛那样身坯的父亲,至少该是方头方脑,眉毛胡子粗拉拉,外加一个乐于往脑袋里放东西的英豪男子汉。可老郑呢,五短身材不算,体重刚过一百大关。我们父子俩出门,别人都像看奇迹似的细细打量,仿佛矮子就只能生出小个子。我的一口牙跟爸的如出一辙,每个牙之间都有道宽牙缝,所以别人一露那神情,我就龇出牙。我得声援我爸,要是没一点像他,老郑就太可怜了。

老郑人不错,平日求他修冰箱的人不断,他是这方面的权威。假如谁送点礼,他会急得张口结舌,半天憋不出话,只顾摆手。这让我佩服,有骨气,英雄重义不贪财。

有一回,我对爸说,修冰箱挺有学问,教我两手行不?不料他大为光火,喝道:学你的画去!看他脸色,也不像是假谦虚。

我还是小萝卜头时,爸就给我买了颜料、宣纸什么